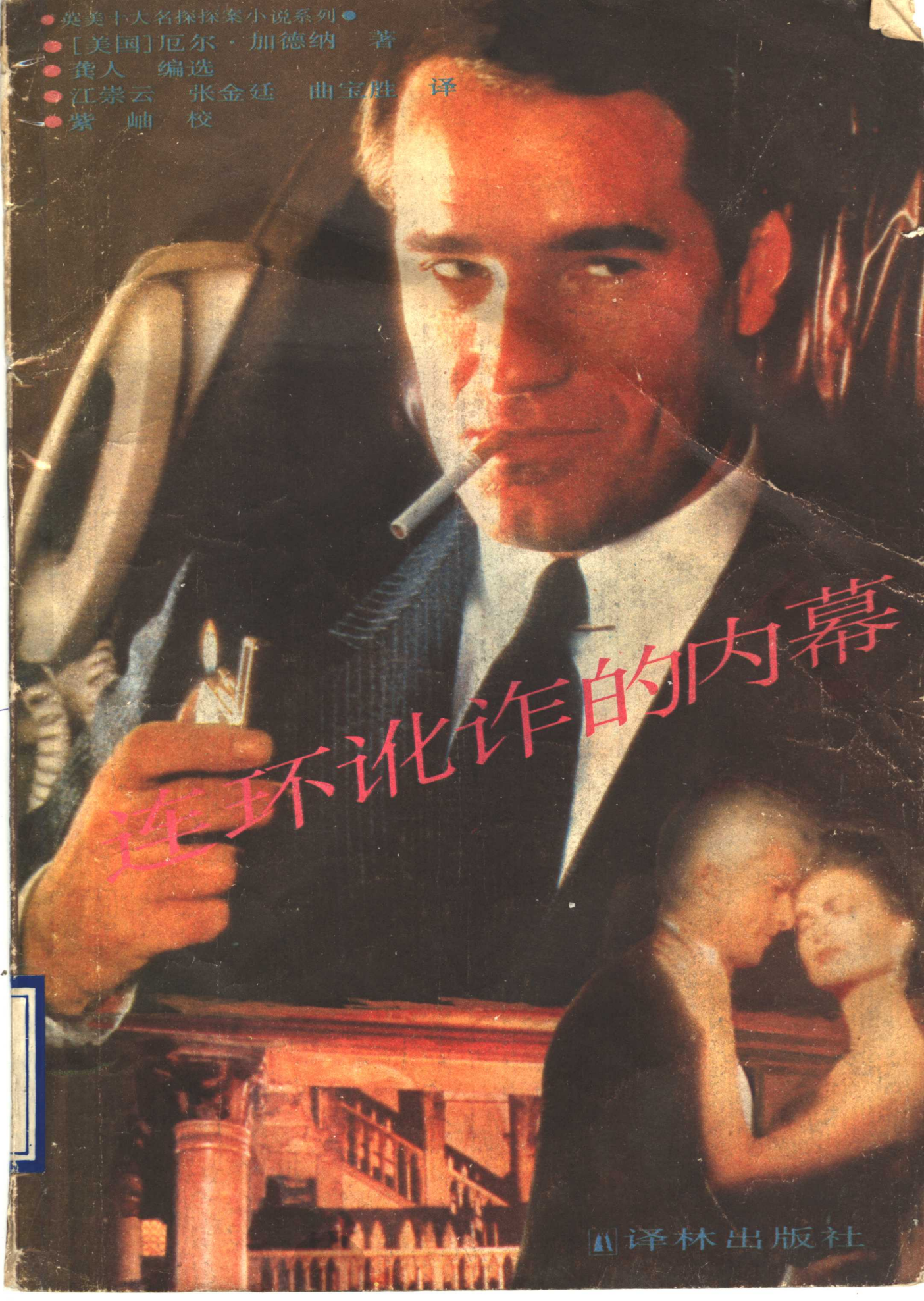
英美十大名探探案小说系列

[美国]厄尔·加德纳 著
龚人 编选
江崇云 张金廷 曲宝胜 译
紫岫 校

连环讹诈的内幕



译林出版社

连环讹诈的内幕

（原名《丝绒魔爪案》）

〔美国〕厄尔·加德纳著

龚　人编选

江崇云　张金廷　曲宝胜译

紫　岫校

译林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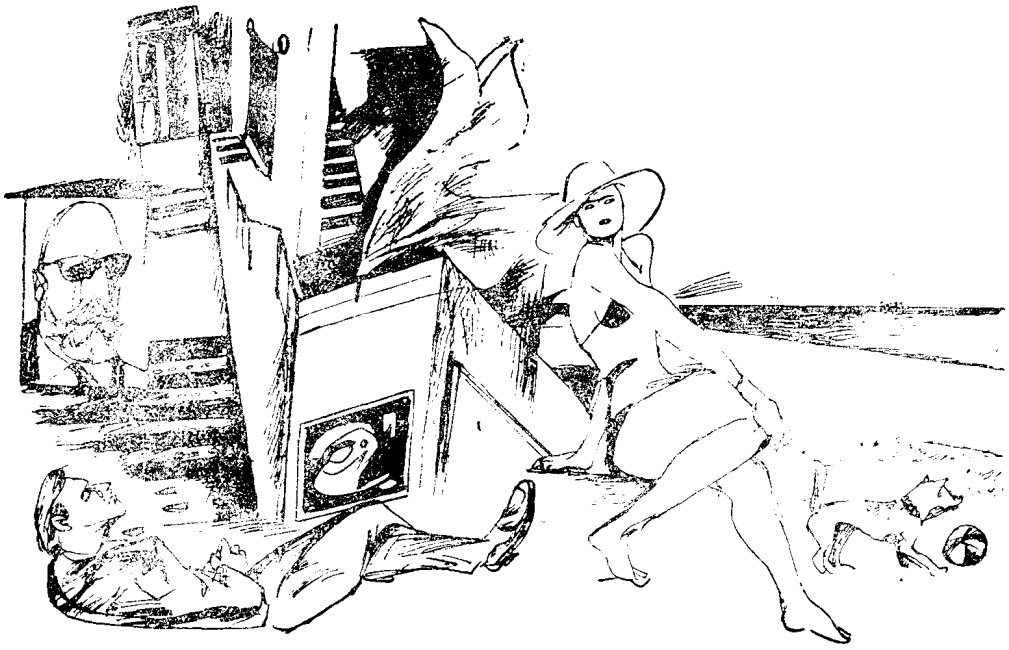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海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5　字数154,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089-7

I·29　定价：2.00元



1

金秋艳阳，当窗照耀。

佩里·梅森坐在一张硕大的写字台后边，露出期待的神情。他脸上平静得像棋手观察棋局，少有表情变化。只有眼睛的神色时有变幻，给人以思想家兼拳击师的印象。这种人能够倾注极大的耐心诱惑对手走到适当的位置，然后狠命一击将对方打倒在地。

摆满羊皮书脊书籍的书架沿房间四壁排列着。一个大保险柜安放在墙壁的角落里。除了佩里·梅森坐的那把转椅以外，还有两把椅子。办公室里透出一种朴实而又实惠的气氛，仿佛从使用这个房间的主人个性当中汲取了一些成份。

通向外间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他的秘书德拉·斯特里特悠然走进来，随手关上了门。

“有个女人找你，”她说，“自称是伊娃·格里芬夫人。”

佩里·梅森的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女秘书。

“你觉得她不是格里芬？”他问。

她摇了摇头。

“我看她是冒充的，”她说，“我在电话簿上查过叫格里芬的人，没有一个格里芬的地址跟她所说的地址一样。查了城市姓名地址录，结果也一样。有很多叫格里芬的，但没发现有叫伊娃·格里芬的，按她所说的地址也没找到有这么个人。”

“是什么地址？”梅森问。

“格罗夫大街2271号，”她说。

佩里·梅森在一张纸上记下来。

“我想见见她，”他说。

“好的，”德拉·斯特里特说，“我刚才只不过想让你知道，在我看来，她是冒充的。”

德拉·斯特里特身段苗条，很有眼力，27岁光景，给人的印象是，她能以敏锐、鉴赏的眼光去观察生活，眼力入木三分。

她仍然站在门口望着佩里·梅森，目光里无声地坚持着她的看法。“我希望，”她说，“在我们为她办事以前，你能搞清楚她到底是谁。”

“预感到什么了吗？”

“你可以这么说，”她微笑起来。

佩里·梅森点了点头，面部表情没有什么变

化，只有眼睛变得异常警觉。

“好了，请她进来吧。我要亲自看看她。”

德拉·斯特里特出去时关上门，一只手却在抓着门把手。过了一小会儿，门把手转动一下，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神态从容大方，充满自信。

她30刚出头，或许还不到30，打扮得十分利索，看上去非常注意仪容。她先用审视的目光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办公室四周，然后才望望坐在写字台后边的那个人。

“进来坐下吧，”佩里·梅森说。

这时她望着他，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厌烦神情，仿佛她希望在她进屋来时，男人们能够站起来，对她这样一位女性及她的身份表示出一些敬意。

有一会儿，她好像没有理会他的邀请。然后，她朝写字台对过的椅子走去，坐在上面，望着佩里·梅森。

“有什么事吗？”他问。

“你是律师梅森先生吗？”

“我就是。”

那双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审视他的蓝眼眼，好像费了好大的劲才突然睁大了，脸上显出一副完全天真无邪的样子。

“我碰上麻烦事了，”她说。

佩里·梅森点点头，仿佛这一消息对他无所谓，不过是他天天碰到的问题而已。

她没有接着讲下去，他这才说：“到这里来的多数人都是这样。”

那女人突然说道：“说出来你也不会让我心里轻松。我所请教过的多数律师……”

她一下陷入了沉默。

佩里·梅森朝她微微一笑，慢慢地站起来，把双手放在写字台边上，支撑着身体的重量，隔着写字台朝她探过身去。“是的，”他说，“我知道。你所请教过的多数律师都已经有了奢华的成套办公室，有很好职员跑里跑外。你付给他们很多的钱，可没有多少结果。你到他们房间去时，他们又是鞠躬又是向后退，还收取你大笔的律师费。但当你真地陷入困境时，你反而又不敢去找他们了。”

她睁大的眼睛稍微眯缝起来。两人先是相互盯视了片刻，然后那女人垂下了眼睛。

佩里·梅森接着说下去，缓慢而且有力，但没有提高嗓门。

“然而，”他说，“我不一样。我能站住脚是因为我为所从事的工作奋斗，为我的当事人力争权益。从来也没有人请我组织什么公司，我从来也没检验过什么遗嘱，一生中起草的合同不超过12份，我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来找我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的眼神而来，不是因为我的办公室家具布置得好而来，也不是因为他们在夜总会上认识我而来。他们来找我是因为他们需要我，是因为他们想雇用我替他们办事。”

她这时抬起头来看着他。“梅森先生，那么你平时干的是什么？”她问。

他朝她厉声说来两个字：“力争！”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正是我所需要你干的。”

他又坐回到转椅上，点上一支烟。紧张的气氛仿佛消除了，两人的个性好像引起了一场雷电交加的暴风雨，现在已经平息。“好吧，”他说，“我们的开场白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该说正经的了。告诉我你要干什么？首先告诉我你是谁？你又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如果你这样开始谈，或许事情会更简单一些。”

她开口了，讲得很快，说的话好像进行过演习似的。

“我已经结了婚，我叫伊娃·格里芬，住在格罗夫大街2271号。我碰上麻烦事了，跟原来为我辩护的律师又说不很明白。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起了你，她不叫说出她的名字。她说你比其他的律师高明，还亲自到外边去调查。”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这当真吗？”

佩里·梅森点了点头。

“我想是这样的，”他说，“多数律师雇用职员和侦探处理案件，找出有关证据，可我不那样。理由很简单，在我所处理的案件中，不管谁来做这种事，我都不相信。我处理的案件不很多，但是一旦着手，我的报酬很高。结局也往往很好。我雇用侦探，只是要他搞清一个事实就行了。”

她急切地点点头。冰冻已经融化，看来她急于继续介绍她的情况了。

“你看过报上登的昨天晚上发生在比奇伍德酒馆里的抢劫案了吗？有一些顾客在大餐厅里吃饭，还有一些在单间里。有一个家伙想抢劫顾客，叫什么人给打死了。”

佩里·梅森点点头。“我看过了，”他说。

“我当时正在那里。”

他耸了耸肩。“知道是谁开的枪吗？”

有一会儿，她垂下眼睛，后来又抬起眼来望着他。“不知道，”她说。

他瞅瞅她，眯缝起眼睛，深锁着双眉。

她冲他的目光盯视一会儿，又垂下了眼睛。

佩里·梅森继续等待着，仿佛她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她又抬起眼睛，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这样吧，”她说，“要是你当我的律师，我就跟你说实话，真的。”

梅森点点头，表明他不仅答应了，而且非常满意。

“说下去吧，”他对她说。

“我们想出去，可又出不去。所有的入口都有人把守。好像还没开枪就有人跟警察局通了电话。我们还没来得及出去，警察就把饭馆给封锁起来。”

“‘我们’是谁？”他问。

她端详了一下鞋尖，然后含糊地说：“哈里森·伯克。”

佩里·梅森慢吞吞地说：“这个哈里森·伯克，是什么候选人……”

“对，”她抢过来说，仿佛想打断梅森的话，免得他说出哈里森·伯克的什么情况来。“你在那里和他干什么来着？”

“吃吃饭，跳跳舞呗。”

“噢？”他询问地说。

“对啦，”她说，“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单间，直到警察开始登记见证人的姓名时，才看到我们。负责的那个中士是哈里森的一个朋友。他知道，要是报纸掌握了我们在场的情况，那就要命了。因此，他让我们待在那个单间里。等到一切都处理妥当，才把我们从后门偷偷地放走。”

“有人看见吗？”梅森问。

她摇摇头。“就我所知没人看见。”

“好吧，”他说，“接着讲下去。”

她抬起头来望着他，猛然说：“你认识弗兰克·洛克吗？”

他点点头。“你指的是编辑《辣椒报》的那个人？”

她双唇紧闭成一条缝，一声不响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他怎么啦？”佩里·梅森问。

“他知道这件事，”她说。

“他打算公诸于众吗？”他问。

她点点头。

佩里·梅森拨弄着写字台上的镇纸。他的手外形很美，长长的、尖尖的，然而他那有力的指头却好像他的为人一样，是那么干炼。如果情况需要的话，仿佛具有一种粉碎一切的力量。

“你可以把他收买过来，”他说。

“不行，”她说，“我办不到，得由你来干。”

“哈里森·伯克不行吗？”他问。

“这你还不明白？”她说，“哈里森·伯克可以把跟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在比奇伍德酒馆里这件事解释清楚，可他对用钱贿赂，封住别人的嘴巴，不让报纸将事实真相公诸于众的事永远也解释不清啊。因此，这件事他得回避一下，要不，他们会给他设个圈套的。”

佩里·梅森的手指在写字台上敲打着。

“你想叫我处理这件事情？”他问。

“是想叫你处理。”

“给多少钱？”

她急急忙忙地讲起来，身体朝他探着，话说得很快。

“听着，”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要记住这件事，可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认为你收买不了弗兰克·洛克，你得往上边跑跑。弗兰克·洛克装成是《辣椒报》的报馆主人，可你晓得那是份什么样的报纸吗？那只是份搞敲诈勒索的报纸，没别的能处。他们贩卖所能搞到的一切消息。弗兰克·洛克只不过是个摆设，他后头还有人，有比他地位更高的人，那个人才真正掌握着报纸。他们雇了一个好律师，为别人对他们敲诈勒索的指控及诽谤的诉讼开脱。不过，要是出了什么纰漏，弗兰克·洛克就把一切责任揽过来。”

她不再说话了。

一阵寂静。

“我在听着呢，”佩里·梅森说。

她咬咬嘴唇，又抬起眼来，语调还是那么急速地接下去说：“他们知道哈里森当时在场，可不知道跟他一块儿的那个女人是谁。不过，他们打算把他在场这件事公布出去，要求警方把他作为证人牵连进来。开枪的事有点蹊跷。看起来是有人做好圈套让那个人钻，说他犯了抢劫罪，所以才开枪打死他，这样就不会有多少问题可问了。警方和地方检查官准备严厉盘问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们不来盘问你们吗？”佩里·梅森问。

她摇摇头。“对。他们打算把我们解脱出来。谁也不知道我在场，警方只知道哈里森在场，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我替他假造了一个名字。”

“嗯？”梅森问。

“你这还不明白？”她说，“要是他们对警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们施加压力，他们就得盘问哈里森，那么，他就得供出跟他一块儿的那个女人是谁，事情看起来就会比原来的真实情况更糟。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有权利到那里去。”

他用手指在写字台上敲了一会儿，然后直盯盯地望着她。

“好吧，”他说，“咱们把这件事挑明了吧。你是想挽救哈里森·伯克的政治生涯吧？”

她意味深长地望着他。

“不，”她说，“我想你不要误解了这件事。我是想保全我自己。”

他继续用指尖在写字台上敲了一会儿，然后说：“这件事得破费一下了。”

她打开手提包。“我来的时候就准备好啦。”

佩里·梅森看着她。她数出钞票，一摞一摞地排放在写字台边上。

“这是干什么？”他问。

“这是付给你的酬金，”她说，“等你搞清楚得花多少钱，事情才不会泄露出去时，再跟我联系。”

“我怎么能跟你联系上呢？”

“你在《考察家报》上登一则个人广告：‘伊·吉：谈判即将结束’，签上你的名字的首写字母，那我就会到你的办公室来。”

“我不喜欢这样，”他说，“我从来都不愿意被人敲诈而花钱，我倒喜欢用别的办法解决。”

“还会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她问。

他耸了耸肩。“不知道。有时是会有别的办法的。”

她满怀希望地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件关于弗兰克·洛克的事。在他过去的生活当中，有件事他很害怕。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我不清楚，我想大概是他曾经坐过牢，或者是这一类的事情吧。”

他望着她。

“看来你对他很熟悉。”

她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那么，有关他的情况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

“我跟你说过，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他用有力的手指又在写字台边上敲着。

“我可以说我代表哈里森·伯克吗？”他问

她用力地摇了摇头。

“你不能说你代表哪一个人。也就是说，你什么人的姓名都不能用。你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可我不知道。”

“你叫我什么时候着手呢？”

“马上着手。”

佩里·梅森按了一下写字台旁边的按钮。一会儿之后，通向外间办公室的门开了，德拉·斯特里特拿着一本笔记本走进来。

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女人向后靠了靠，全然是一副超然的、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样子，一种不许在佣人面前以任何方式议论她的事务的人所具有的那种神态。

“你需要什么吗？”德拉·斯特里特问。

佩里·梅森把手伸到写字台右上角的抽屉里，拿出一封信。

“这封信，”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有一件事我想写进去，我要用钢笔和墨水把那件事写进去，然后你再用打字机重新打一遍。我今天有件重要的事情打算出去一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办公室来。”

德拉·斯特里特问：“我能在什么地方跟你联系呢？”

他摇摇头。“我跟你联系吧，”他说。

他把信拉到自己面前，在页边的空白处潦潦草草地写着。秘书犹豫一下，然后绕着写字台走过去，好从背后看一下他在写什么。

佩里·梅森在信上写道：“到外间办公室去，给德雷克的侦察科打个电话，找保尔·德雷克。这个女人离开办公室以后叫他盯住她，但不要让她知道她有人跟踪。告诉他我要搞清楚这个女人是谁，再告诉他这件事很重要。”

他拿出一张吸水纸，把便条上的墨迹吸干，将信交给了德拉·斯特里特。

“马上处理这件事，”他说，“好在我出去以前签字。”

她漫不经心地把信拿过去。“放心吧，”她说，接着离开了办公室。

佩里·梅森朝那个女人转过身来。“我得知道处理这件事用多少钱，”他对她说。

“你看得用多少钱才能把事情办好？”她问。

“根本不用什么钱”他说得很干脆，“我不愿为敲诈花钱。”

“这我知道，”她说，“可你一定有一些经验啦。”

“《辣椒报》，”他冲她说，“将索取他们认为这笔交易所需要的一切费用。我想了解费用是多少？假如他们索价太高，我就用托词搪塞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公道解决，我会很快处理完这件事。”

“你得赶快处理。”

“你看，”他说“我们离开话题了。你到底出多少钱？”

“我可以出5000美元。”她试探地说。

“哈里森·伯克是政界人物，”他对她说，“就我所听到的，他不是干着玩的，而是另有目的。他跟着革新派那群人跑，这对别的派的人来说，对他的庇护就更有价值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我是说《辣椒报》也许会认为5000美元微不足道。”

“我可以出9000或10000美元，”她说，“如果必要的话。”

“会有必要的，”他对她说。

她用牙齿咬着下嘴唇。

“假如突然发生意外，我需要与你通话，又不能等到在报纸上登广告时怎么办？”他问，“我在哪里能与你联系上？”

她决绝地、拨浪鼓似地摇着头。

“你不能与我联系，这一点我们得相互理解。别想按我的地址跟我联系，别想给我打电话，也别想搞清楚我丈夫是谁。”

“你和你丈夫住在一起吗？”

她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

“当然啦。不然的话我到哪里去拿钱？”

有人敲了一下办公室外边的门，德拉·斯特里特把头和身子探进来。

“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件事，因此你想什么时候在信上签字都可以，梅森先生，”她说。

佩里·梅森站了起来，意味深长地看着那个女人。

“好吧，格里芬夫人，我想我会尽力而为的。”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朝门口迈了一步，又停下来看了一眼写字台上的钱。

“这些钱我得要个收据吧？”她问。

“如果你要，当然可以。”

“我想还是要个好。”

“当然啦，”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你愿意要一张因请雇员开给伊娃·格里芬的收据装在你的挎包里，由佩里·梅森签字，这对我也无妨。”

她皱了一下眉头，然后说：“别这么办。开张收据，大意说是收据持有人已经支付了你作为一个雇员所要的钱。”

他皱皱眉，用他那双颇为干炼的手迅速把钱拿起来，向德拉·斯特里特点头示意。

“过来，德拉，”他说，“把这些钱收下。给格里芬夫人立一页分类帐，开张收据，大意是说500美元的贷方帐目已记入这一页码下我们的分类帐户上。”

“你能告诉我你一共要多少酬金吗？”那女人问。

“那要根据做的工作多少来确定，”他说，“酬金会很高的，但又公平合理，这要根据结果来确定。”

她点点头，犹豫片刻，然后说：“我想在这里要做的就这么多啦。”

“我的秘书会给你收据的，”他对她说。

她朝他微笑了一下。“再见！”

“再见！”他说。

她在外间办公室的门口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望了望他。

他背朝她站着，双手插在衣袋里，向窗外眺望。

“请这边走，”德拉·斯特里特说着关上了门。

大约有5分钟的光景，佩里·梅森一直盯着外边的大街。这时通向外间办公室的门又打开，德拉·斯特里特走进来。

“她走啦，”她说。

梅森猛一转身面对着她。

“你为什么认为她不是格里芬？”他问。

德拉·斯特里特直盯盯地望着他的眼睛。

“这个女人，”她说，“给你招来了麻烦。”

他耸了耸宽大的肩膀。

“我是她花500元现金请的一个雇员，等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完，还有1500元的费用。”

女秘书有些反感地说：“她是冒充的，是在欺骗你。她是一个很会装扮的可鄙的轻佻女人，为了保住她自己，谁都想欺骗。”

佩里·梅森以赞赏的目光打量着她。

“你没有发现她作为妻子对丈夫表现出应有的忠诚，”他说，“可她支付了500元的律师费，她是当事人。”

德拉·斯特里特摇摇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她有些不老实。刚才她对你隐瞒了你应该知道的事情。要是她坦率的话，事情本来可以让你顺手一些，可是她却叫你往什么盲目的假设上去撞。”

佩里·梅森用双肩做了一个姿势。

"我干吗在乎她叫我顺不顺手呢？"他问。"她是个对我所花费的时间付款的人，我投入的只是时间。"

德拉·斯特里特慢条斯理地说："你敢肯定你投入的只是时间吗？"

"干吗不是呢"

"我不知道，"她说，"这个女人很危险，她就是那种可鄙的轻佻女人，让你陷入什么困境，自作自受，这没错儿。"

他的神色没有改变，他眼睛却微微闪出光芒。"我得碰碰这个运气，"他对她说，"我不能期望我的当事人对我忠诚，他们给我钱，这就够了。"

她用猜测的目光盯着他，闪露出若有所思的温柔。"但是你却坚持对你的当事人忠诚，不管他们多么讨厌。"

"那当然，"他对她说，"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对你的职业负责？"

"不，"他慢慢地说，"对我自己负责。我是一个收费的律师，为我的当事人力争。多数的当事人都不是公正诚实的人，这正是他们是当事人的原因。他们自己陷入困境，得由我把他们解脱出来。我对他们得言行正直，但我不能总是期望他们对我也言行正直。"

"这不公平！"她生气了。

"当然不公平，"他微笑起来说，"可这是工作。"

她耸了耸肩。"我告诉了侦探，她一离开办公室，你就叫他盯住她，"她说着，又突然回过头谈起了叫她办的事来。"他说他会到那里盯住她的。"

"你是和保罗·德雷克本人谈的吗？"

"那当然，要不我就不会告诉你一切都安排妥当啦。"

"好的，"他说，"你可以从律师费中拿出300元存入银行，给我200装进口袋里。我们要搞清楚她到底是谁，那时我们就抓住了备用的王牌啰。"

德拉·斯特里特回到外间办公室，拿回200元交给佩里·梅森。

他朝她微微一笑。

"你是一个可信赖的姑娘，德拉，"他说，"尽管你的确对刚才来的女人有些滑稽可笑的想法。"

她马上转过身去。"我讨厌她！"她说，"我甚至讨厌她走过的地方！但事情还不在这里，这不仅仅是讨厌，是我有一种预感。"

他两脚叉得宽宽地站着，两手插在衣袋里，盯着她。

"你干吗讨厌她？"他问，宽容当中又感到兴味。

"我讨厌她的一举一动！"德拉·斯特里特说，"我得到的全部东西都是凭我工作挣来的，生来没有哪一样是不劳而获的。有好多次我干了事情，可啥也没得到。那个女人是一生中从来没有通过工作得到过什么东西的那种人！她对自己得到的从来也没报答过，连对自个儿也不报答。"

佩里·梅森若有所思地瘪着嘴。"那么，所有这些感情的爆发都是因为你约略看了她一眼，不喜欢她的穿着方式引起来的吧？"他问。

"我喜欢她的穿着。她穿着像个百万富翁。她穿的那些衣服花了别人很多钱，可以打赌那些衣服不是她花的钱。她保养得太好了，梳洗打扮得太好了，脸上也格外像个孩子。你注意到她耍的花招了吧？她要惹你注意时，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她对着镜子练习过像孩子一样盯着人看。"

他用突然变得深沉的、莫名其妙的眼神望着她。"如果所有的当事人都像你这样忠诚，德拉，就不会有什么法律事务啦。可别忘记这一点。当事人来了以后你得接待。你跟他们不同，你家里原来富有，后来穷了，你参加了工作。很多女人是不会像你这样的。"

她眼神里又一次显得若有所思起来。

"她们愿意干些什么？"她问，"她们又能干些什么事？"

"她们可能嫁个男人，"他慢条斯理地说，"再到外边和别的男人去比奇伍德酒馆，叫人给发现了，只好请律师帮他们解围。"

她转过身来冲着外间的办公室，避开他的视线，眼里闪着光芒。"我开头说的是当事人，"她说，"可你开口谈起我来了。"她推开门来到外间的办公室。

佩里·梅森走到门口站在那里。这时德拉·斯特里特回到写字台跟前坐下来，往打字机里卷上一张纸。外间办公室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高个儿男人，这时梅森仍然站在那里。那人双肩下垂，长长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向前伸出的脑袋。他瞅瞅德拉·斯特里特，两只呆滞的金鱼眼睛露出一成不变的神情，一种滑稽的神情。他朝她微微一笑，又转身冲梅森说："哈啰？佩里。"

梅森说："进来吧，保罗。有什么结果吗？"

德雷克说："结果是我回来啦。"

梅森把门打开，等侦探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以后重又关上。

“情况怎么样？”他问。

保罗·德雷克坐在几分钟前那个女人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一只脚搭在另一把椅子上，点燃一支香烟。

“她可是个很聪明的宝贝，”他说。

“你怎么这样看？”佩里·梅森问，“她知道你在跟踪她吗？”

“恐怕不知道，”德雷克说，“我站在电梯的升降机旁，她从办公室出来时我在那里能够看到。她出来后，我先进到电梯里边。她不断地观察着你的办公室，看是不是有人出来。我看她也许想你会派女秘书跟踪她。电梯开下去的时候，她看起来放了心。

“她走到一个墙角，我紧紧地在后面跟着，我们之间保持有几个人的距离。她突然一闪身躲进了大街对过的一家百货商店，一直往里走，好像她非常明确要干什么，后来又走进女厕所。

“她进去时，看上去有几份滑稽。我想也许这是她要的花招。于是，我找了一个服务员打听女厕所是否还有别的出口。似乎有三个出口。一个通向美容室，一个通向修指甲室，另一个通向咖啡厅。”

“她走的哪一个？”梅森问。

“通向美容室的那个。她走后大约15秒钟我才赶到那里。我估计她只不过是利用美容室里的东西作掩护，她知道男人不会跟到那里去。很明显，这些都是她事先设计好了的。我就发现了这些。她的汽车停在美容室靠大街的出口处，有个司机坐在里面。汽车是林肯牌的大车，不知这对你有没有用处。”

“没什么用，”梅森说。

“我看也没有用，”德雷克咧开嘴笑了。

2

弗兰克·洛克赤褐色的皮肤十分粗糙，穿一身粗花呢西服。

这种肤色不是因为参加户外体育活动晒黑的，倒更像是吸入了大量的尼古丁染成的。眼睛浅褐，像奶油巧克力的颜色，毫无光泽，看上去死气沉沉，没有活力。鼻子很大，嘴角松弛，要是漫不经心地看上一眼，会使人觉得他似乎是个极端温和的人，决不会招惹是非。

“那好，”他说“你就在这里谈吧。”

佩里·梅森摇了摇头。“不，这个地方你们安装了各式各样的侦听录音器。我想找个地方谈，找个我明白只有你自己能够听见我想说的话的地方。”

“什么地方？”弗兰克·洛克问。

“到我办公室里去，”梅森说，语气不冷不热，并不抱什么希望。

弗兰克·洛克大笑起来，笑声是那么刺耳，令人不快。

“那么我说个地方吧，”他说。

“好吧，”梅森说，“戴上帽子，跟我一块出去，我们商定个地方。”

“你这是什么意思？”洛克问，眼里突然流露出怀疑。

“我们找个旅馆，”梅森说。

“一个你已经找好了的旅馆？”洛克问。

“不，”梅森说，“我们租一辆车，告诉司机开着车转。如果你那么多心，你可以自己找家旅馆。”

弗兰克·洛克犹豫了一会儿，说：“对不起，请等一会儿，我得看一看我可不可以离开办公室，我手头有些事情正忙着哩。”

“好吧，”梅森说完坐了下来。

弗兰克·洛克从写字台后面跳起来走出房间，出去时没有把门关上。从外间办公室里传来了忙碌的打字机的噼噼啪啪声和嗡嗡的说话声。佩里·梅森静静地坐在那里吸烟，脸上露出他特有的全神贯注的表情。

他等了几乎有10分钟的光景，弗兰克·洛克才戴上帽子回来。

“好啦，”他说，“现在我可以离开啦。”

两人一起离开办公大楼，叫了一辆兜客的出租汽车。

“绕着商业区开，”佩里·梅森说。

洛克用他那巧克力色般的褐色眼睛注视着这位律师，那双眼睛里面好像什么表情也没有。

“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谈，”他说。

梅森摇摇头。“我想找个用不着扯着嗓子喊的地方谈。”

洛克咧嘴一笑，说：“我习惯别人对我扯着嗓子喊了。”

梅森不动声色地说：“我扯着嗓子喊，是谈正经事。”

洛克点燃了一支香烟，露出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态。

“是么？”他漫不经心地说。

汽车向左拐了个弯。“这里有一家旅馆，”梅森说。

洛克咧嘴笑起来。“我看到啦，”他说，“我不愿在这里谈，因为这是你找的，况且离得也太近，我来找一个吧。”

佩里·梅森说：“那好，你找吧。不过，别告诉司机往哪里开。由他自己开，你在汽车经过的地方随便找哪一家都成。”

洛克笑了。“我们都小心起来啦，对不？”

佩里·梅森点了点头。

洛克敲敲玻璃。“我们在这里下车，”他说，“在这个旅馆下车。”

司机有些惊奇地看了看他，把车刹住，梅森掷给他一枚50美分的硬币，两人便走进了那家价钱便宜的旅馆的门厅。

“到休息室怎样？”洛克问。

“可以，”梅森说。

他们穿过门厅，乘电梯来到底楼与二楼之间的夹层楼面，走过指甲修剪师的房间，面对面地坐在椅子上，中间放着一个立式烟灰桶。

“好啦，”洛克说，“你是佩里·梅森，是律师，你代表着一个人，你要干什么，说吧！”

梅森说：“有一件事我要求不要在你的报上登出去。”

“很多人都这么要求，”洛克说，“你要什么事不登出去？”

梅森说：“那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办法吧。你想直截了当地谈谈钱的问题吗？”

洛克用力地摇了摇头。

“我们办报的目的不是敲诈，”他说，“有时候我们为刊登广告的人提供方便。”

“噢，是这样，对吗？”梅森说。

“是这样，”洛克说。

“那我能登什么广告呢？”梅森问。

洛克耸了耸肩。“那我们不管，”他说，“要是你不想登的话，你就什么广告也用不着登。我们卖给你版面，就这么一回事。”

“我明白啦，”梅森说。

“那么，你想干什么？”

“昨天晚上，在比奇伍德酒馆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就是说，是一起枪杀案。不知是不是谋杀。据我了解被枪杀的那人企图抢劫那家酒馆。”

弗兰克·洛克用他那不动感情的奶油巧克力色的眼睛望着律师。

“说完了吗？”他问。

梅森继续说道：“据我了解这件事里面还有些奥妙。就是说，地方检查官准备好好调查一下。”

洛克说：“你还是没告诉我什么事。”

“我不是在告诉嘛！”梅森说。

“那好，讲下去吧。”

“有人跟我说，”梅森接着说，“交给地方检查官的证人名单可能不全。”

洛克直盯盯地望着他。

“你代表谁？”他问。

“我代表一个可能会在你的报上登广告的人，”梅森说。

“好吧，接着讲下去，让我们听听剩下的情况，”洛克怂恿着。

“剩下的你都知道了，”梅森说。

“即使我知道，也不会承认的，”洛克回答说，“我只经售广告版面，其他什么事都不干。你得公开出面，是你亲自找上门来的，我可没有动窝儿。”

“好的，”梅森说，“作为一个在你报上登广告的人，我不希望看到你的报纸跟这起凶杀案深深地搅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不希望你的报纸提到可能在场的任何一个证人的名字，而这个人的名字并没有写在交给地方检查官的那份名单上。我特别不希望报纸披露那份名单中漏掉的一个重要证人的名字，并且还要质问为什么没有把他当作证人传讯。我作为一个登广告的人，也非常讨厌看到对这个证人以任何方式所进行的任何评论，说他有一个同伴跟他在一起，或者对那个同伴身份做出什么猜测。得啦，买广告版面得花我多少钱？”。

“这个，”洛克说，“要是你打算左右报纸的方针，你就得买下大量的广告。要做到这一点，得订个合同。我跟你签订一份广告合同，同意把版面卖给你一个时期。合同还得包括一个条款：如果你违背合同，就得赔偿损失。另外，如果你不想占用所有的广告版面，你可以支付赔偿损失费。”

佩里·梅森说：“一违背合同马上就得付赔偿费吗？”

“那当然，”洛克说。

“那么合同一签订我就可以违背吗，嗯？”

“那不行，”洛克说，“我们不希望那样，你得等一两天。”

“在我等待过程中你们当然不会采取什么行动

吧？”梅森说。

“当然不会。”

梅森拿出烟盒，用长长的、灵巧的手指掏出一支烟点上，然后用冷漠和缺乏诚意的目光打量着洛克。

“好吧，”他说，“我把想说的都说了，现在该听你的啦。”

洛克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地板上来回走了几步，向前探出脑袋，很快地眨巴着巧克力色的眼睛。

“这件事我得考虑一下，”他说。

梅森拿出表来看了看。“好吧，你得在10分钟的时间里考虑好。”

“不，不，”洛克说，“考虑这件事需要一些时间。”

“不，那不行，”梅森说。

“我说了就得行。”

“给你10分钟。”梅森坚持道。

“你来找我办事，”洛克说，“不是我找你。”

梅森说：“不要胡涂。记住，我代表当事人。你得给我提出个办法。我再转告给我的当事人。跟那个当事人取得联系很不容易。”

洛克向上扬起了眉毛。“是这样吗，嗯？”他问。

“是这样，”梅森说。

洛克说：“那么，也许我能够在10分钟内考虑好这件事，但我得给办公室打个电话。”

“好吧，”梅森说，“去给办公室打电话吧，我就在这里等着。”

洛克马上乘电梯下到主层。梅森溜达到底楼与二楼之间夹层楼面的栏杆处看着他穿过门厅。洛克没有到公用电话亭去，却离开了旅馆。

梅森来到电梯处，按一下按钮，乘电梯下到门厅，径直走出大门，穿过大街。他站在一幢大楼门口，吸着烟望着大街对过的楼房。

过了三四分钟，洛克从一家药店出来，又回到旅馆。

梅森穿过大街，走进旅馆，跟在洛克身后只有几步远，直跟到他来到公用电话亭跟前。然后梅森走进一间公用电话亭，开着门，把头探出来喊道：“喂，洛克！”

洛克急忙转过身，那巧克力般的褐色眼睛由于惊诧突然睁得很大，盯着梅森。

“我在想，”梅森解释说，“最好打电话试一试能不能跟我的当事人联系上。这样就可以立刻给你答复。但是打不通，没人接。我在等把5分硬币还给我。”

洛克点了点头。目光中仍然闪露着疑虑。

“那5分钱就算了吧，”他说，“我们的时间更重要。”

梅森说：“也许你的时间重要。”然后又走回到电话亭。他把听筒轻轻摇晃了两三下，然后耸了耸肩膀，同时厌恶地喊了一声，离开电话亭。两人一道乘电梯来到夹层楼面，坐到他们坐过的椅子上。

“考虑好了吗？”梅森问。

“我一直在考虑，”弗兰克·洛克说，有些举棋不定。

梅森冷冰冰地说：“哼，我看你是考虑好啦。”

“你明白，”洛克说，“你提出的那种不指名道姓的情况，可能牵涉到政治，而且关系重大。”

“我再说一遍，”梅森说，“我还是不指名道姓，但不会牵涉到政治。不过，你我坐在这里像马贩子一样相互欺骗毫无用处。你说要什么价呢？”

“这个广告合同，”洛克说，“还得有个限制性条款，如果违背合同，就得支付两万元的赔偿损失费。”

“你发疯了吧！”梅森大叫起来。

弗兰克·洛克耸耸肩膀。“是你想买广告版面，”他说，“可我觉得自己并不想那么急于把它卖给你。”

梅森站起来。“你的举动并不像要卖什么东西的样子，”他说完朝电梯走去，洛克紧紧跟在他后面。

“也许什么时候你还会购买广告的，”洛克说，“我们的价格是可以稍微伸缩的，你明白。”

“你的意思是价格能往下压？”梅森问。

“既然你这样认为，我也可以说我的意思是价格可能往上升。”

“嘿，”梅森简短地说。

他突然停下不讲了，急忙转过身，用冷淡的含有敌意的目光望着洛克。

“听着，”他说，“我知道面临着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你也逃不掉。”

“逃不掉什么？”洛克问。

“逃不掉什么你很清楚，”梅森说，“老天哪！你们这伙人办了一份专搞敲诈的报纸，叫人们活在你们手底下的时间太长了。我现在告诉你，你们到底要滑到哪里去？”

洛克耸耸肩膀又稍微恢复了镇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以前就有人想告诉我这一点了，”他说。

“我没有说我想告诉你，”梅森说，“我是说，我正在告诉你。”

“我听到你的话啦，”洛克说。“没有必要用那么大的嗓门。”

“那好，”梅森说，“只要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就成。老天作证，我现在正盯着你们这一伙。”

洛克微微一笑。“那很好。不过，请你按一下电梯按钮，要不你就闪开，让我来按，好吗？”

梅森转过身去按了一下按钮。他们乘电梯下去时，谁也没说话，然后穿过了门厅。

他们走到大街时，洛克微笑起来。

“唔，”他说，用那褐色的眼睛盯着佩里·梅森，“咱们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吧？”

佩里·梅森转过身去。

“没有才见鬼哪！”他说。

3

佩里·梅森坐在汽车里，用刚才抽过的烟蒂又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在耐心地专心想着什么，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睛里闪出光芒。仿佛拳击手坐在角落里，等待锣声敲响，然而脸上却没有丝毫紧张神色。唯一能说明他紧张的是在1个多钟头里，他一直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大街正对过是《辣椒报》编辑部所在的大楼。

梅森把烟盒里最后一支香烟吸了一半时，弗兰克·洛克走出了大楼。

洛克鬼鬼祟祟地走着，机械地扫视着周围，眼睛不像特意在寻找什么，只纯粹是出于习惯。那外貌和直到天黑之后还在四处觅食，又由于晨曦的照射而溜回洞穴中去的狐狸一样。

佩里·梅森扔掉香烟，脚踏离合器，轻便的小轿车从路边开进了大街上的车流。

洛克在拐弯处向右边走去，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梅森在车后紧紧地跟踪，直到车辆稍微少一些时，他才落在后面更远一些的地方。

弗兰克·洛克在两个街口的中间地段下车，付了车费，来到一个地下室前的空地上，在那里敲了敲门。镶板滑回去后门开了。梅森看到一个男人又是点头又是微笑，洛克走进去后，那男人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佩里·梅森把车停放在半个街区之外，拿出一盒没开包的香烟，撕去玻璃纸，又开始抽起烟来。

弗兰克·洛克在这家非法酒店里待了45分钟后出来，迅速环视一下四周，朝拐角处走去。酒后给他增添了一种自信的神态，他稍微挺直了肩膀。

佩里·梅森望着他。这时他叫了一辆兜客的出租汽车，钻了进去。梅森紧随在车后，直到洛克在一家旅馆前把车打发走。然后他把车停下，来到这家旅馆的门厅，留心地看了一下四周，却不见洛克的踪影。

梅森仔细地打量着门厅。这是一家商业型的旅馆，为商人及会议备办宴席。旅馆里有一排电话亭，一个接线员在工作台旁值班，门厅里人来人往。

佩里·梅森不慌不忙在门厅里谨慎地四处走动，打量着门厅里的人，然后朝工作台走去。

“请问，”他问服务员，“弗兰克·洛克是不是在这里订了房间？”

那个服务员用手指翻动了一下索引卡片，说：“有一个叫约翰·洛克的。”

“不是，我要找的是弗兰克·洛克。”

“对不起，没有这么个人，”服务员说。

“没关系，”梅森说，离开了工作台。

他穿过门厅来到餐厅，朝里面望去，有几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吃饭，但没有洛克。旅馆的地下室里有一个理发室，梅森走下楼梯，透过玻璃隔栅望着里面。

洛克坐在倒数第三把椅子上，脸用热毛巾捂着。梅森从他那套粗花呢西服和棕褐色皮鞋认出他来。

梅森点了点头，走上楼梯回到门厅，穿过门厅朝在电话工作台值班的那姑娘走去。

“所有公用电话亭的电话都由你管理吗？”他问。

她点了点头。

“那么，我想告诉你，怎样轻而易举地得到20元钱。”

姑娘盯着他问：“你在骗人吧？”

梅森摇摇头。“听着，”他说，“我想知道一个电话号码，就这么回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他说，“我想给一个人挂个电话，他可能不会马上来接，过一会儿他会来的，他现在在理发室里。和我通话以后，他要用一个号码拨电话，我想知道这个号码。”

“可是，”姑娘说，“要是他不在这里挂电话

呢？”

“要是那样，”梅森对她说，“你就尽了力，不管怎样就有20元钱到手啦。”

“在这些事情上，人们不许我走露消息，”姑娘反对道。

“正是这个缘故你才能得到20元钱，”梅森微笑着说，“弄到号码，再听听电话里说什么。”

“哦，我不能听别人的电话，不能告诉你电话的内容。”

“你不必告诉我电话内容，我会告诉你的。我要叫你做的只是查对查对，证实一下我手头的号码就是我需要的那个电话号码。”

她犹豫了，偷偷地打量着周围，好像害怕什么人只是由于随随便便的观望，就会听到他们在谈什么。

佩里·梅森从口袋里拿出两张10元的钞票叠好，然后悄悄地卷了起来。

姑娘的目光落在钞票上不动了。

“好吧，”她终于表示同意。

梅森把那20元钱递过去。

“这个男人的名字，”他对她说，“是洛克。大约两分钟后我打电话来，我会叫着他的名字找他。至于电话内容是这样：洛克给有关一方打电话，询问是不是可以支付400美元打听一个女人的名字，有关一方会告诉他可以。”

姑娘慢慢地点了点头。

“往这里打电话都得通过你吗？”梅森问。

“不，”她说，“除非你要13台。”

“那么，我就要13台好了。”

他朝她笑了笑走出去。

他在相邻的街区找到一家杂货店，那里有一部公用电话。他给那家旅馆打电话，要求接13台。

“对，”他听到姑娘的声音时，说，“我找弗兰克·洛克。请叫一叫他，告诉他一定到你的台来接电话。可能他现在不能来接，可我不挂上电话。他在理发室里。不要告诉服务员是我说的他在那里，只告诉他到理发室去看看。”

“我明白了，”姑娘说。

大约有两分钟他没挂上电话，后来传来了姑娘的声音：“他说留下你的号码，他给你回电话。”

“好的，”梅森说，“号码是哈里森23850，不过，要叫服务员告诉他，让他一定到你的台去打电话。”

“没问题，别担心。”

“好吧，”梅森说，“告诉他按这个号码找史密斯先生。”

“开头有缩写名字吗？”

“没有，只是史密斯和号码，没别的啦。”

“好的，”她说，“我明白了。”

梅森挂断了电话。

他等了大约有10分钟的样子，电话铃响了。

他回电话时声音很大，带着抱怨的情绪，听到洛克在电话的另一端说话，他的声音里露出谨慎。

“听着，”梅森大声说，“我们这样通话不要产生误会。你是《辣椒报》的那个弗兰克·洛克吧？”

“我就是，”洛克说，“你是谁，你怎么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

“你离开办公室约有两分钟时，我去找过你。他们告诉我，在韦伯斯特大街的一家非法酒店可以找到你，如再晚些时候，则在现在这家旅馆里能找到你。”

“这些家伙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洛克问。

“这我不知道，”梅森说，“他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就这样。”

“那么，你要干什么？”

“听着，”梅森说，“我知道你不想在电话里谈交易，但这件事得抓紧办。你们这些人谈交易不是谈着玩的，这点我知道，别人也都知道，而我也不是谈着玩的。”

“听着，”洛克小心地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最好亲自来见见我。你到旅馆这里有多远？”

梅森说：“我不在旅馆附近。现在你听着，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对你很有价值的情况，但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如果你不想知道，我可以把这些情况卖给别人。我想知道的只是你是不是对这点感兴趣；不知你是不是想查明昨天晚上与哈里森·伯克一起的那个女人的名字？”

电话里大约有四五秒钟没讲话。

“我们的刊物刊登触到要人痛处的消息，”洛克说，“我们一贯高兴地接受属于新闻的任何消息。”

“少说这些废话，”梅森说，“你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也知道出了什么事。名单已编排好了。但上面没有哈里森·伯克的名字，也没有跟他一起的那个女人的名字。你要是想得到那个女人是谁的确凿证据的话，得出1000美元。”

“不行”，洛克回答得非常坚决果断。

“好吧，没关系，”梅森急忙说，“你看500行不行？”

“不行。”

“嗨，”梅森坚持道，声音里带着牢骚，“我告诉你我想怎么办。400 元卖给你算了，这价钱是最低不过了。我还有一个主雇他出350 。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你在什么地方，你坐享其成出 400元亏不着你。”

“400元这笔数，数目可不小。”

“我所得到的情况，”梅森说，“也非同小可。”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你还得告诉我些别的，”洛克说，“万一有人以诽谤罪对我们提出起诉，我好用来作证。”

“那当然啰，”梅森说，“你把400元钱给我以后我就给你证据。”

洛克沉默了几秒钟。后来说：“好吧，我得考虑一小会儿，我回电话告诉你。”

“我就在这个号码电话机旁等着，”梅森说，“你给我往这里回电话。”他挂断了电话。

他坐在冰淇淋柜台旁的凳子上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喝了一杯普通的汽水。从眼神可以看出，他在思考着什么，但神态安详。

过了六七分钟电话铃又响了，梅森接了电话。“我是史密斯，”他嘀咕道。

电话里传来洛克的声音：“我考虑过了，假如能够得到证据，我们愿意出那个价。”

“好吧，”梅森说，“明天早上你在办公室里等着，我去那里跟你联系。但现在你可不许变卦，因为我拒绝了那350 的出价。”

“听着，我今天晚上想见你，想现在把这件事办利索。”由于激动，洛克的声音有些颤抖。

“那可不行，”梅森对他说，“今天晚上我可以把那情况告诉你，可得到明天我才能把证据给你。”

“那好吧，”洛克坚决要求道，“今天晚上你可以把情况告诉我，等明天你把证据带来，我就给你钱。”

梅森嘲弄地笑起来。“现在我要告诉你个证据。”他说。

洛克烦躁地说：“唉，好了，随你的便吧！”

梅森暗自笑了。“谢谢，”他说，“我看我愿意告诉你，”说完把话筒挂了起来。

他回到汽车里坐了几乎有20分钟的光景，这时，弗兰克·洛克从旅馆里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女人陪着她。他刮过脸之后，叫人一直按摩到他那灰褐色的皮肤下面露出了一丝红润才罢休。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神态，这种人非常欣赏自己见多识广。

看脸面，和他一起的那个年轻女人不过二十一二岁，线条佼好，显露出优美的身段；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穿着昂贵的衣服，依稀看出脂粉施得太多了。她那花枝招展的样子十分漂亮。

佩里·梅森一直等到他俩坐上出租车才回到旅馆，向电话工作台走去。

姑娘抬起头来用焦虑的目光看了看，悄悄地把手伸到腰的前部，掏出一张纸头。

纸头上潦潦草草地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弗雷堡629803。

佩里·梅森朝她点了点头，把纸头塞进口袋。

“这是关于提供情况付款的那条线路上通话时用的电话号码吧？”他问。

“我不能泄露电话里的通话内容。”

“这我知道，”梅森说，“但是，如果这不是那次通话，你会告诉我的，对吧？”

“也许对吧，”她说。

“好吧。那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啦！”

“我只想知道这些，”他对她说，咧着嘴笑起来。

4

佩里·梅森走进警察局的侦察科。

“德鲁姆在吗？”他问。

其中一个男人点了点头，用大拇指朝里面的门一指。

佩里·梅森走进去。

“我找西德尼·德鲁姆。”他对坐在写字台角上其中一个吸烟的男人说。有谁用高嗓门大声喊道：“喂，德鲁姆！出来，有人找。”

门开了。西德尼·德鲁姆四下打量了一会儿才看到佩里·梅森，接着笑起来。

“你好，佩里，”他说。

他是个瘦高个，颧骨突出，一对眼睛无精打采。如果他前额上戴上绿色的眼罩，耳朵上夹一支钢笔，再在高高的凳子上摆上一摞书，要比他在警察局的侦察科里显得更自然些。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成了一个出色的侦探。

梅森把头一摆，说："我有点事想和你谈谈西德尼。"

"好吧，"德鲁姆说，"我马上来找你。"

梅森点点头，来到走廊里。大约5分钟后，西德尼·德鲁姆朝他走过去。

"说吧，"他说。

"我正在追查一个证人，想了解一些对你很有价值的情况，"梅森对侦探说，"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目前，我正在替一个当事人办案，我想根据一个电话号码来了解一下内幕。"

"什么电话号码？"

"弗雷堡629803，"梅森说，"如果这是我认为的有关一方的号码，那这个人就像满树的猫头鹰一样乖巧。我们可不能把他的号码搞错了。我想那可能是未入册的号码，你得直接从电话公司的记载中弄确实，我看你最好亲自去一趟。"

德鲁姆说："嘿，你这家伙，脸皮真厚！"

佩里·梅森似乎受到了伤害。

"我跟你说过，我在替一个当事人办案，"他说，"你还可以从中得到25元钱的好处。我想为了这25元钱，你是愿意到电话公司去走一趟的。"

德鲁姆笑起来。

"开头你干吗不这么说？"他说，"等一下，我戴上帽子。是坐你的车还是我的车去？"

"最好两辆车都去，"梅森说，"你坐你的，我坐我的。我可能不从这条路回来。"

"好吧，"侦探说，"到那里见面。"

梅森上了车，朝电话公司的总办公室开去。德鲁姆坐一辆警车，已经提前到了。

"我合计过啦，"德鲁姆说，"我上去了解内幕时你还是别跟我同去为好。因此，我自己已经上去了解过，给你搞到了。"

"是什么？"

"乔治·西·贝尔特，"德鲁姆告诉他，"地址是榆树大道556号。你说对了，是一个未入册的号码。据说要严格保密。资料上都不能公布这个号码，更谈不上有关这个号码的任何情况了。因此就别提是在哪里搞到的啦。"

"自然啦，"梅森同意他的说法，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10元和一张5元的秒票。

德鲁姆的手指紧紧地攥着钱。

"伙计，"他说，"昨天夜里我打扑克输了，有这些钱太好了。还要打听当事人的这类事时，再来找我吧。"

"有时还会有这种事的，"梅森说。

"那太好啦，"德鲁姆说。

梅森上了车，脚踏离合器，汽车急速朝榆树大道驶去时，脸色十分可怖。

榆树大道在这个城市特别入时的住宅区里，房子远离大街，房前是块块草坪，空地上点缀着整齐的树篱和树木。梅森的车滑行到556号房前停下。这是一座过分讲究的住宅，建在一座小山丘上，两边大约200英尺以内没有别的房子。山丘景色如画，把房子衬托得蔚为壮观。

梅森没有把车开到车道上去，停放在大街上，步行来到前门。走廊里亮着灯。那天晚上天气很热，无数的飞虫在围绕着灯光飞来飞去，用翅膀拍打着罩在白炽灯上的球形毛玻璃灯罩。

他第二次按门铃时，一个穿制服的男管家给他开了门。佩里·梅森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交给了男管家。

"贝尔特先生想不到我会来，"他说，"但他会接见我的。"

管家瞥了一下名片，站到了一边。

"很好，先生，请进吧。"

佩里·梅森来到会客室，男管家指着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梅森听到他上楼，接着听到楼上传来说话声，尔后是男管家下楼的脚步声。

男管家走进会客室，说："对不起，贝尔特先生好像不认识你。你能不能跟我说说找他有什么事？"

梅森看了看管家的眼睛，简短地回答："不能。"

男管家等了一会儿，以为梅森可能会再说些什么，由于什么也没说，他又转身到楼上去，这次他去了有三四分钟，回来时脸色木然。

"请这边走，"他说，"贝尔特先生要见你。"

梅森跟着男管家来到楼上，走进一间起居室。显然这是套房中的一间，套房通着门厅，占了这所房子的整个一侧。里面的摆设着眼于舒适而不是为了赶时髦。椅子很大，很舒服。没有按任何特殊的方案装璜，洋溢着一种男子汉气概，没有掺杂上女性的情趣。

通向里面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大个子男人站在门槛那里。

梅森趁他站在那里的机会，绕过那人往他从里面出来的房间里看了看。那是间书房，沿墙排列着书柜，在一个角落里摆了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和一把转椅，除此之外，他还瞥到一个镶着瓷砖的洗澡

间。

那男人来到起居室，随手把门拉过来关上。

他很胖，面色苍白，眼睛下面有几块小小的隆起物。胸脯厚实，肩膀宽大，臀部很窄，给梅森的印象是，两条腿可能很细。是那双眼睛惹起人们的注意，像钻石那样坚硬而又冷酷无情。

那人在门口附近站了一会儿，盯着梅森，接着朝前走过来，他的步态进一步强化了梅森的印象：为了支撑他那特重的躯体，两条腿已经有些承受不住了。

梅森推测他约莫50岁光景，他的举止表明，在为人处事中，他是残酷无情的。

梅森站了起来，尽管他俩的肩膀一样宽，却比他矮了足有4英寸。

"你是贝尔特先生吧？"他问。

那人点点头，两只脚宽宽地叉开站在那里，盯着梅森。

"你要干什么？"他抢着说。

梅森说："对不起，我贸然到你家里来，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是关于《辣椒报》扬言要公布的一个情况的事，我不想把这情况公布出去。"

那钻石般坚硬的眼睛压根没有改变表情，紧紧地盯着梅森。

"干嗎为这件事到这里来？"贝尔特问。

"因为我觉得你是我要找的一个人。"

"哼，我可不是。"

"我认为你是。"

"我不是。关于《辣椒报》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有时浏览一下那份报纸。如果你要问我，我说那是一份肮脏的、搞敲诈的破烂货。"

梅森的目光变得严厉起来，上身从臂部往上仿佛微微向前倾斜了一下。

"好啦，"他说，"我不是在问你，我是在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贝尔特问。

"告诉你我是个律师，我代表一个《辣椒报》企图敲诈她的当事人，我不赞成这种作法。告诉你我不打算支付你们的要价，还想告诉你，那怕是一分钱我也不打算付。我不想在你的报上买什么广告，你的报纸也不能公布有关我的当事人的情况。放明白点，别拐弯抹角啦！"

贝尔特冷笑起来。"这是报应，"他说，"接见你这第一个来砰砰敲门、不择手段的、专办交通伤人案件的律师。当初我该叫管家把你轰出去。你不是喝醉了就是疯了，或者是又醉又疯了，我的看法你是又醉又疯啦。你自己走出去呢，还是我打电话叫警察来？"

"我把话说完了，"梅森说，"会出去的。在这件事情上，你一直躲在幕后，叫洛克当你的替罪羊在前台表演，让他承担罪责，而你却在后面坐享其成，从敲诈来的钱财中捞取红利。对啦，这就是你所得到的评价。"

贝尔特站在那里盯着梅森，一言不发。

"我不清楚你是不是知道我是什么人，或者我想干什么，"梅森接着说，"但是你跟洛克一接头，很快就会明白。我告诉你，如果《辣椒报》公布我的当事人的任何情况，我就会撕下主办这份破烂货的那个人的假面具！你明白了吗？"

"好吧，"贝尔特说，"你对我进行了恐吓，现在该我恐吓你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对这点根本不在乎。也许你的名声清白，所以你能到处进行恐吓。从另一方面说，也许不是那样。也许你最好先当心一下自己的政治利益，然后再往别人脸上抹灰。"

梅森粗率地点了点头。"当然我希望那样，"他说。

"好吧，"贝尔特说，"那么你不会扫兴了吧。可也不要认为我承认了与《辣椒报》有牵连，这方面的情况我他妈的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好了，你给我出去！"

梅森转过身走出房间。

管家站在门口，对贝尔特讲话。

"对不起，先生，你夫人出门前很想见见你，她马上要走了。"

贝尔特朝门口走去。"那么，"他说，"好好看着这个人，迪格利。如果你再看到他到这里来，把他轰出去，必要的时候把警察叫来。"

梅森转过身来，盯着管家。

"最好叫两个警察来，迪格利，"他说，"你可能需要他们。"

他走下楼梯，知道那两个人也紧跟他下了楼。他走到门厅时，从门旁拐角处悄悄走出一个女人。

"我希望没有打扰你吧，乔治，"她说，"但是……"

她和佩里·梅森的目光相遇了。

她就是到梅森办公室去的自称是伊娃·格里芬的那个女人。

她脸上的血色渐渐地消失了，蓝色的眼睛由于突然的惊慌变得暗淡无光。然而，她尽力控制住脸上的表情，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像孩子那样天真地盯着梅森。她到他办公室去时就这样看过他。

梅森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他用极其镇静安详的目光盯着这个女人。

"怎么了？"贝尔特问，"出了什么事？"

"没事，"她说，声音微弱，听得出她很害怕。"我不知道你还忙着。对不起，打扰你啦。"

贝尔特说："别管他，他只是一个找借口闯进来的讼棍，马上就走了。"

梅森急忙转过身来。

"你听着，"他说，"我要告诉你……"

管家急忙抓住他的胳臂。"先生，这边走，"他说。

梅森那强有力的双肩向后一摆，就像高尔夫球运动员那样摆得那么有力，管家被他那猛的一下，朝门厅对过的墙上狠狠地撞去，撞得墙上的画像发出轧轧响声。佩里·梅森径直朝乔治·贝尔特这个庞然大物跟前走去。

"我本打算给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说，"可是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如果你胆敢在你的报纸上把有关我的当事人或者我的情况公布一个字，你会被监禁20年。明白吗？"

乔治·贝尔特像蛇用敌意的目光盯着手拿棍棒的人的脸一样，目光冷酷地盯着梅森，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还好，"他说，"你打了人以后立刻停下了。如果你胆敢上前动手打我，我就会开枪打死你！我有证人证明这是自卫，虽然我知道，不管怎样那样做不是件好事，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要枉费心机了，"梅森心平气和地说，"那样你是阻挡不住我的。我所知道的情况还有别人知道，他们也知道我现在在那里和我为什么到这里来。"

贝尔特轻蔑地把嘴唇向上撇着。

"你的问题是，"他说，"你极尽捣鬼之能事，一直在唱老调。如果你认为我害怕一个专办交通伤人案件的律师企图以卑鄙的手段把什么罪名强加在我头上对我进行敲诈的话，你就打错算盘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给我出去！"

梅森转过身去。"好吧，我走。我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

他走到门口时，听到乔治·贝尔特在挖苦他。

"至少说了两遍了，"贝尔特说，"有的你已经说了3遍。"

5

伊娃·贝尔特坐在佩里·梅森的私人办公室里，用手帕捂着脸小声抽泣着。

佩里·梅森没有穿外套，坐在写字台后面警觉地望着她，没有流露出丝毫同情。

"你不该那么做的，"她抽着鼻子说。

"这我怎么会知道呢？"佩里·梅森反问道。

"他无情到了极点，"她说。

梅森点了点头。

"我这个人很无情哩，"他说。

"你干吗没在《考察家报》上登出那个广告呢？"

"他们出价太高了，好像觉得我要准备扮演圣诞老人似的。"

"他们知道那件事很重要，"她哭着说，"关系重大呀。"

梅森一言未发。

女人无声地抽泣了一会儿，然后抬起眼睛盯着佩里·梅森，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

"你万不该威胁他，"她说，"你万不该到家里去。用威胁他的方法跟他打交道，这什么事也办不成。不管什么时候遇到难题，他总是挣扎着摆脱困境，从来不请求别人对他宽恕，也从不宽恕别人。"

"那么这件事他打算怎么办？"梅森问。

"他要败坏你的名誉，"她哭着说，"要查清你所经手的每一起诉讼案件，控告你对陪审团行贿，教唆别人作伪证，有渎职行为。他要把你从城里赶出去。"

"他一旦在他的报纸上刊登有关我的什么事情，"梅森严厉地说，"我就以诽谤罪控告他，每提到我的名字一次，就起诉一次。"

她泪流满面地摇着头。

"你可不能那样，"她说，"他太精明了。他雇着律师，律师会告诉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他背着你做手脚，吓唬那些审理你那些案子的法官，叫他们做出相反的判决，他会不出头露面，到骨节眼上给你一下子。"

佩里·梅森在写字台边上敲着，敲得咚咚响。

"瞎扯淡，"他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